

相遇在书的世界

编者语

在4月23日第27个“世界读书日”即将到来之际,让我们相遇在书的世界,走近三位和书有关的写书人、读书人、售书人,看一看他们读书的故事以及他们读书的美好。

从读书到写书

牛耕：写作让我的梦想生根发芽

本报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岩

牛耕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商丘人，也是一位笃信“童心不泯、快乐常在”的教育工作者，他近年来出版的散文集《飞翔的苍耳》《再见，小时候》深受读者喜欢。很多读者评价牛耕的作品充满了豫东农村的乡土味儿，让人找回了埋藏在心底的美好童年回忆。

“我的阅读是从小时候翻看一本本连环画开始的。说来奇怪，尽管当初看过的那些连环画是黑白的，画面是静止的，可是在童年的记忆里却自动添加了色彩，故事情节也是生动连贯的，无形中增添了自己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聊起小时候的文学启蒙，牛耕笑着说。

阅读是一种兴趣，也是一种良好的生活习惯。读书愈多，精神就愈健壮而勇敢。牛耕说，读一本好书，就像一场精心营造的情感体验，让人们开阔视野、积累词汇、提高自己的表达能力和写作能力。

“我们很多人都会记得小时候读过的语文课，记得朱自清父亲的背影、记得鲁迅童年的伙伴闰土、记得冰心的那盏小橘灯……作家们没有美化自己的童年，也没有刻意渲染当年的贫困，而是从童年记忆中汲取养分，把童年时的记忆付诸笔端，与我们一起用心灵感受，让我们学会从平淡生活中捕捉难忘的瞬间，给我们在匆忙的日子里留下一份厚重的记忆。”牛耕对童年的感受和记忆非常深，工作之余，他写了不少关于童年的文字。

谈到散文集《飞翔的苍耳》《再见，小时候》的创作，牛耕说：“随着时间的沉淀和文字的更新，童年的记忆就像被一个个激活，那些我以为消失了画面，在我的回忆里逐渐鲜活起来。就像小时候看过的那些连环画、那些黑白电视剧，重新回忆的时候，那些画面居然还是彩色的。”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通过这些年的坚持写作，牛耕逐渐认识到想要成为一名作家，就一定要具备足够的认知和洞悉，这样才能够用文字把自己的真实情感体验表达出来。

他深有感触地说：“如果一个作者不够敏感，认知不够深刻，那么在他的作品里就难以写出最为真实的内容。我喜欢老家的一草一木，酸甜的桑葚、黏牙的青枣、甜腻的黑豆、多汁的茅根、红艳的猪桃……能尝的就吃，不能吃的就玩。尤其是庄稼地里的苍耳，在乡下念书的时候，和村里的小伙伴们经常拿它们做恶作剧，而我更喜欢它们的播种方式。说实话，小时候学习《植物妈妈有办法》一文的时候，由于年龄和阅历，大家对蒲公英、苍耳的理解还不够深刻。后来我才渐渐懂得：再不起眼的种子，都有自己的梦想。时机成熟的时候，纵然它们没有翅膀，也要借助机会去努力飞翔。”

缘于此，几年前，牛耕的第一本童年回忆录出版时，就选用《飞翔的苍耳》为书名，书中《摔凹窝》一文入选到河南省中小学多文本阅读实验教材，还有一些作品入选中小学语文阅读理解及听力考试试卷。

写作和阅读一样，会让人上瘾。继《飞翔的苍耳》出版发行后，牛耕的第二本童年回忆录《再见，小时候》2021年3月由南方出版社印刷出版。如果顺利，他的第三本童年回忆录《再见，旧时光》今年年底也将和大家见面。牛耕说：“所有的经历都是成长。当时机成熟的时候，把那些珍贵的回忆用自己的文字留下来，这也是我曾经的梦想。坚持阅读和写作，坚持不懈地奔跑，就是为了追上曾经在旧时光里被寄予厚望的那个自己。”

如果说阅读会让人安静、让人幸福、让人释怀，那么写作就是一种沉淀、一种成长。文学创作其实是作家一个人的艰苦劳动，是否具有坚韧的品格直接决定着作家成就的大小。牛耕说：“在阅读里成长，给梦想甘甜的雨露、温暖的阳光，即使经历无数次的风霜雨雪，只要坚持梦想，努力生长，终会拥有自己的春天！”



牛耕和小读者在一起。受访者供图

书山有路母女同行

李瑞华：在阅读中寻找“诗和远方”

本报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岩

“又快到‘世界读书日’了，感谢您的访谈，也感谢这些仪式性节日的存在，提醒我们在忙碌中停下脚步，用心体味那些生活中习以为常却又无比重要的存在。”4月20日，正在北京大学访学的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李瑞华博士接受本报记者视频采访时感慨道。去年九月初，经过申请和审批，李瑞华有幸被北京大学接收为访问学者，师从中国现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吴晓东教授开展为期一年的鲁迅专题研究。

谈起阅读，李瑞华眼里闪着光芒。她深有感触地说：“人本来是孤独的个体，读书却能让我们与千人万物连接，走向丰富与博大，从而获得心灵的慰藉。”因为喜欢读书，成绩优异，李瑞华从小就是家长眼中“别人家的孩子”，工作后仍然步履不停，又先后读完了硕士和博士，奋斗的劲头不减。可以说，读书伴随她生命中的每个阶段，成为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像吃饭穿衣，无需想起却须臾不可分离。

回忆儿时与书亲近的时光，李瑞华说：“我爸爸是援藏干部，每年只有春节才能探亲回家；妈妈是医生，似乎永远都在忙碌。童年时期陪伴我最多的就是连环画和《故事会》《少年文艺》《读者文摘》等课外读物。当年我也因为比同龄人识字早经常博得亲戚邻居的夸奖，每逢来了客人，为他们念一段散文或者读一篇报纸文章，就成了家里的必备节目。”

中学时代，李瑞华生活的县城购书的地方只有国营新华书店，书籍品类乏善可陈，想要看更多的书，就去学校附近出租旧书的摊位办个月卡，偷偷带到教室。她说：“那时读的最多的就是金庸武侠小说和琼瑶言情小说，以及零零星星从各处抄来的唐诗宋词。班里同学几乎人人都有摘抄本和剪贴本，从妙词佳句、优美段落到诗词歌赋，内容琳琅满目、五花八门。在那个物资匮乏、信息闭塞的年代，没有说走就走的旅行，也没有手到擒来的网文，我们就这样，在文学与诗歌中执着追寻心中的远方。”

经常会有人问李瑞华，读书究竟有什么用？她说：“人到中年，回望来路，越发意识到读书这件事在我生命的重要性。当初读书，并没什么功利性的想法，只是发自内心的喜欢，享受读书带给我的充实和愉悦。因此一路读完了硕士和博士；也正因为这份喜欢，在别人眼里单调乏味的读书生活，我却每日沉浸其间，甘之如飴。”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李瑞华爱书，享受读书的过程，受她影响，女儿庞礼佳从小就喜欢读书，热衷于逛书店。李瑞华博士毕业那年暑假，带着读小学的礼佳，母女俩来了一趟说走就走的“文化之旅”，她们从高铁一路向东，专程到几家知名书店去“朝圣”，从南京的文艺青年打卡圣地先锋书店，到苏州金鸡湖畔承载着人文情怀的诚品书店，再到被誉为“中国最美书店”的上海钟书阁，一路书香，一路收获。经由此行，母女俩精神上获得极大满足，庞礼佳对读书的兴致也愈加浓厚，从幼儿时期看绘本到进入初中阅读《红与黑》《苏菲的世界》等经典名著，在书的世界里乐此不疲。

对比自己儿时四处借书的场景和如今女儿坐拥书城



李瑞华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选书。受访者供图

更加丰饶的人类精神文明的成果中，了解过去和未来、光荣和梦想，在书海中尽情畅游，在阅读中获得力量。

“女儿现在是九年级的学生，今年6月就要中考了，有些亲戚很不理解，说在孩子升学的关键时候，你还跑出去访什么学！但是家人都很支持我，我和女儿每天通话聊天，分享学到的新知和生活日常，享受读书与自律带来的成就感，我在北大这大半年，女儿自主学习能力越来越强，学习成绩稳中有升，而这些，也是我不断前行的强大源泉和动力。”李瑞华欣慰地说。

除了做好本专业的学术研究，李瑞华还格外珍惜在北大学习的机会，经常和其他访问学者一起旁听不同专业的课程和讲座，汲取营养。她说：“北大不愧是学子心中的学术圣殿，无论是教室里师生互动精彩纷呈的课堂讨论，还是未名湖畔学子们带着思辨味道的课余聊天，都充满了积极阳光和奋进向上的氛围。我有时会和女儿的班主任井洋老师分享北大教授讲座和学生课堂发言的短视频，班里的孩子们看后很受鼓舞，也更加坚定了考进高等学府的目标和追求。”

“最理想的人生，不是总去追寻具体意义上的‘诗和远方’，而是通过读书，在日复一日的平淡生活中发现诗意与美好，把当下过成‘诗和远方’。我想在此借‘世界读书日’，祝愿每一个和我女儿一样的青少年，都能因读书而展翅翱翔实现理想；愿每一位如我一般的中年人，因读书而摆脱空虚不再彷徨；也愿每一位老年人，因读书而享受更加静美温馨的晚年时光。”采访最后，李瑞华表达了她美好的期许和祝愿。

可记得步行街角的席殊书屋

王庆亚：坚守22载为书友找好书

本报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岩

书店是一个城市的记忆。

喜欢读书的商丘人，一定还记得步行街与民主路交叉口东南角的席殊书屋，面积不大，书籍不少，很多平日难见到的人文社科类书籍在那里都能找到。

“2000年4月我开了这个书屋，前十几年可以说是这个书屋的黄金时期，书屋最多时有会员8000余人，会员遍布商丘各个领域。”席殊书屋的经营者王庆亚自豪地说。

2015年以后，由于房租连年上涨、购书人群不断减少，席殊书屋的经营也举步维艰。2020年春天，王庆亚不得不把这间他用心打造的书屋搬迁到了神火大道与民主路交叉口西北角的位置。“面积是原来的三倍，租金只有原来的一半。有时候给爱人要钱交房租，总被她冷嘲热讽一番。”王庆亚苦笑着说。

弹指岁月、时光更迭，就这样，因为热爱、因为情怀，王庆亚陪伴着席殊书屋在商丘坚守了22年，寸寸书香浸润了商丘的读书人。

今年58岁的王庆亚受父母影响，从小就喜欢阅读。上世纪80年代，高中毕业的王庆亚到新疆当兵。那时候，他一个月津贴仅十块钱，偶尔去一次城里，战友买回来的都是食品、日用品，而他总是喜欢泡在书店里，津贴也几乎都花在了买书上。三年的军旅生涯结束，王庆亚攒了满满一麻袋喜欢的书。

退伍之后，王庆亚被分配到商丘地区五交化公司工作，后来又自己做生意。工作之余，王庆亚最大的爱好还是看书、买书。随着眼界和见识的提升，王庆亚在商丘已经很难买到想看的书，这成为他最头疼的事。出差去外地，王庆亚一定要到当地的书店去转转，选购精神食粮。

1999年年末，《环球时报》上一则北京席殊书屋的招商广告吸引了他的目光。“一个读书人为一群读书人找好书！”带着这样的初衷，王庆亚在北京席殊总部签了加盟合同。从此，席殊书屋诞生在豫东大地，按合同的顺序，我店排名第50家。”回忆当年的经历，王庆亚非常高兴地说。

席殊书屋一直倡导严肃阅读，王庆亚也一直在这个思想指导下精心挑选所售书籍。席殊书屋所售书籍多是中国古典文学、西方古典文化、西方哲学经典、历史、近现代文化思想等方面的书籍。席殊书屋的一位资深书友说：“席殊书屋所选书籍大都是人文社科类图书，这



王庆亚在席殊书屋整理书籍。受访者供图

就是席殊书屋与其他书店的不同之处，也是区分高级阅读与消遣阅读的地方。阅读目的就是使人心智成熟，丰富对历史与世界的整体认知，构建三观。”

“许多书友因为席殊书屋而改变了轨迹和命运；还有书友因在席殊书屋内相遇而结为连理；更有许多书友突破了商业买卖的关系，与我成了好朋友。我的第一个会员到现在还坚持来席殊书屋选书，每次我们都像老朋友见面一样，说说最近的读书感受，聊聊感兴趣的话题，这也成为他的生活方式。”说起22年中令人难忘的故事，王庆亚感慨万千。

不少席殊书屋的忠诚读者为王庆亚22年的文化坚守点赞，当然，也有人非常担忧席殊书屋还能撑多久。在席殊书屋北侧的一面墙壁上，摆放了各式各样的手机配件，显得与书店的整体格调有点格格不入。现在不少人都是通过网络购书，逛实体书店的人很有限，加上这两年疫情的因素，席殊书屋的经营也很受影响。王庆亚说：“我需要一些其他收入来补贴书屋。虽然很难，但是我可以这样告诉书友，只要我一息尚存，席殊书屋就不会关闭！我们一起努力，文化报国！”

“读书与不读书，在谈话与社会问题见解上有天壤之别。希望有更多的人享受读书的乐趣，用知识改变命运。”王庆亚真诚而坚定地

文艺评论

青年作家欧阳华，凭借清朝康熙帝三次来到河南归德府（今商丘）睢州（今睢县）白云寺（今属民权县），寻找出家的父皇顺治帝这一历史题材，广泛搜集资料，巧妙构思，书写了一部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长篇历史小说《康熙三下白云寺》，引人入胜，耐人寻味。

作家遵循历史小说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规律，坚持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相统一，即在艺术虚构的同时尽力尊重历史。诚然，历史小说不是历史教科书，作家有精雕八极、心游万仞的虚构自由。倘若要求历史小说句句言必有据，亦是不近情理的。康熙三下白云寺的传说，有镌刻康熙御笔“当堂常赏”的石碑为据，有白云寺“出家偶”为证，有屋顶为黄色琉璃瓦并饰有飞龙走凤的大殿——康熙帝敕建白云寺为皇家寺院的文物遗存为凭。此外，治理黄河，扩建白云寺，白云寺于清初出过脸色为红、白、黑三位活佛，“朱三太子”串动天地会人员反清等，都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作家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展开想象的翅膀，运用细腻的笔触，将故事情节具象化，写得颇有在场感和可信度。

康熙一下白云寺，同烧火的老僧对话。老僧自称“贫僧八×”，并询问“京城的麦苗可好”。尔后，康熙方悟出“八×”合起来是个“父”字。返京禀报，始知“麦苗”是母后的乳名，从而确认那白云寺烧火的老僧便是父皇。其间，他在白云寺看到向数千饥民施粥，体会到百姓饱受黄河泛滥之苦，心情沉重，遂除掉私吞赈灾粮的“硕鼠”，开仓放粮。

康熙以暗查治河弊政为由二下白云寺，不料，父皇——行痴老僧云游去了。其间，康熙扮作茶商“黄三爷”，巡视黄河修堤工程，发现管河道余禄禄表面上恪尽职守、清正廉洁，背地里却指使手下用芦苇填充大坝，人为制造险工段，从中侵吞治河粮款，是个祸国殃民的“两面人”。他便下令将其“凌迟处死”，从而确保了大堤固、河安澜。

康熙得知父皇行痴老僧圆寂的消息，三下白云寺。他进入塔室瞻仰父皇遗容，行三拜九叩大礼，“泪水哗啦啦地流淌”，他挥毫书写“当堂常赏”四个大字，留下了含义奥妙的千古之谜。他将白云寺钦定为皇家寺院，以寄托对顺治帝的思念。其间，他周密部署，捉拿了天地会百余名主要的反清分子，赦免了涉及的数万名百姓，维护了社会稳定。

康熙三下白云寺是这部小说的主线，又以白云寺的兴衰史和“朱三太子”复明反清为两条副线。这两条副线一如草蛇灰线，时隐时现，时断时续。三条线索交织在一起，描绘出一幅康熙年间黄河流域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展现了千年古刹白云寺从破败走向鼎盛的轨迹，揭示了康熙的爱恨情仇与活佛的物我两忘的内心世界。

作家写故事，更着力写人物。她将故事与人物水乳交融，使笔下的人物各自活动在各自的生活环境之中，显示出一种逼真酷似的时代生活实感，一个个仿佛从历史深处向我们走来，甚至气息可闻、须眉毕现。这部小说中的人物不是寥寥几个，而是形形色色，几乎囊括了当时社会各阶层、各行业的人物。不论着墨多少，那些人物都栩栩如生。赞扬人性之美，贬斥人性之恶，引导向善，便是作品传播出的鲜明正能量。

塑造一号人物康熙，作家力戒美丑判然、黑白分明的简单化、平面化，追求丰富复杂的内容，追求揭示其思想性格的内涵，使之多侧面、立体化。作家既写了康熙平三番、收台湾、治黄河、拒沙俄的文治武功，又写了他君临天下的霸气与任性；既写了他问政于民、体恤民苦的情怀，又写了他恣意与民女寻欢作乐的荒淫；既写了他惩治奸佞之举，又写了对曾有功于大清王朝的罪臣的怜悯；既写了他受天下子民顶礼膜拜的快感，又写了他高处不胜寒的况味。言而总之，作家的细腻笔触伸进了康熙的心灵深处，洞幽烛微地展示了他那跌宕起伏的情感世界。从而，使这个帝王形象具有一定的历史深度，惟妙惟肖，跃然纸上。

康熙之父——顺治帝在爱妃死后遁入空门，后随佛定高僧离开五台山，来到中原名刹白云寺，法名行痴。作家亦写出了他思想性格的复杂性，既写了他出家为僧的决然、执着，只见龙首不见龙尾的云游，又写了他亲情、爱情面前所表现出的“六根不净”——一是依然眷恋京城里的结发之妻“麦苗”；二是夜里把小沙弥行痴当成董鄂妃继续，显示出绵绵思念之情；三是给河道总督自绘的黄河下游一览图，折射出对治理黄河的牵挂。这些都流露出已然出家的顺治帝内心的痛苦与纠结。

作家笔下的高僧佛定，格局大，明事理，隐忍淡定，广施恩惠，护佑河堤，施粥济民，带领僧众修复并扩建白云寺，使之走上鼎盛，成为与白马寺、少林寺、大相国寺齐名的中原四大名刹之一。佛定身上绽放出人性的光辉。

在京城里的一个叫花子，野心勃勃，逆势而动，假借明朝皇子“朱三太子”之名，蛊惑百姓，妄图复明，心黑手辣，自食恶果，作家对其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

作家创作这部历史小说，观照民间传说，运用魔幻手法，将故事铺展得悬念多多、扑朔迷离。比如：青龙和黄龙兴云吐雾；白云寺前的一片洼地在晨雨后冒出一池荷花；河神奶奶显灵；建千佛阁的大木一跟根从井底涌出；人骑快马赶不上肩挑八百斤食盐的和尚；铁劈柴能烧开一大锅水；行兴和尚一人干活能让千斤面的水饺飘满大锅；六只仙鹤驮住佛定活佛在天空飞行；行兴、越尘等僧能站在白云寺荷花池畔已然圆寂的高僧佛定对话等等，均为小说平添了几分奥妙神秘的色彩，平添了几多引人入胜的魅力。

褒人性之善 贬人性之恶

——评长篇历史小说《康熙三下白云寺》

□杨石